

近古汉语里由于语言接触而产生的东西 [1]

植 田 均
Hitoshi Ueda

[提要] 本文以赵杰著《<<满族话与北京话>>》(1996 年刊)、以及齐如山著《<<北京土话>>》(1991 年刊)为基础,找出了北京话中的满语和汉语融合词。但是赵所举的词语中有许多词在清代初期以前的文献里就已出现过。虽然这个事实证明赵杰 1996 的“清代满语来源说”在某些方面应予以修正,但是我们认为有很多词语是与北方少数民族接触而产生的。

关键词: 近古汉语的语言接触; 外来词; 汉语内部的变化; 融合词

1. 前言

赵杰著《<<满族话与北京话>>》(辽宁民族出版社,21.5 万字,1996 年刊)中写道“满式汉语”在今天的北京话中仍保留着这一情况,使我很受启发。以下是本文以赵杰的著书以及齐如山著《<<北京土话>>》(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 年刊)为基础,所找出的北京话中的满汉融合词和满语词汇。即所谓“满式汉语”。赵杰 1996 在《<<北京土话>>》中,整理出以下四种类型[2],如:

<1>现代北京不说(或很少说),东北满族仍说,古汉语也记载过的《<<北京土话>>》。

<2>现代北京、东北满族都说,古汉语也记载过的《<<北京土话>>》。

<3>现代北京不说,东北满族仍说,古汉语无记载的《<<北京土话>>》。

<4>现代北京和东北满族都说,古汉语无记载的《<<北京土话>>》。

赵杰 1996 的主张,这些都是“满式汉语”。其中,笔者关注着<1>和<3>的词语,因为现代北京不说(或很少说)的话与外来语有关的可能性比较大。这些类型中的词语看完后,发见有许多词语在清代初期以前的文献里出现,故此,赵杰所说的“清代满语来源说”是有问题的。问题在于汉语内部的语言接触(如汉语书面语与口语方言)之变化或者在于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不仅仅是满族语言)等外来词之中的语言接触而融合,这一点目前未详。在此情况下,齐如山 1991 的“原字未详”的词语给予了我们提醒。如果融合词是汉语本身的内部变化,则肯定有原字,因此,并不一定成为“原字未详”。下面,我们举出例子说明从语言接触而出现的词语。

2. 近古汉语文献中的例子

现在讲从外来词(包括少数民族的语言)借来的词汇。近古汉语里面我们认为与蒙古语、满语等少数民族语言有关的外来词较多,因为历史上蒙古系民族南下,从匈奴时代就开始了,这证明汉族与外族的交流肯定是很早就有的了。在唐代(618 年-907 年)佛教盛行,唐的周围有回纥、吐蕃、突厥建国。当时,中国的漠北为蒙兀所占有,七世纪时,藏佛教就由青海传入蒙古各地,同时儒教也在蒙古地区传播,蒙汉之间的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出现了一些蒙古语词语渗入汉语之中的现象。这里说的蒙古语不仅仅是一个蒙古族的语言,而代表着北方少数民族的语言,因为都是同一个语系,——阿尔泰语系语言。唐五代、宋辽金以及元明清时期中国经历了由汉族、

契丹族(蒙古系加上通古斯系混血游牧民族,建成辽国)、女真族(是通古斯族的一派,满族的前身,建成金国)、蒙古族再由汉族统治的更替过程。阿尔泰语系(契丹语、女真语、满语、蒙古语)的词汇,随着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也随之进到汉语当中。词缀“一每”也是。这样,1234年元朝蒙古政权建成大都以前则有一些受蒙古语及其他兄弟民族语言影响的痕迹,这也属于“有声无字”的词。蒙古语与满语是个同一语系,很可能与蒙古语、满语等外来词有关的如“达(达达)、胳膊、魔驼子、邋遢、背脰拉子、跛羅蓋子、雌搭、刺撓、大刺刺、估搗、豁鄧、攪裹、硃礮、磕打、扎刮、燥不搭的、坐窩子、喇嘛、胡同、虎辣八、歹、猓猓孫(猓猓)、扫花”等,进入汉语的词汇比较多。尤其是已成为汉语普通话的如“烤、哥(哥哥)、老板”等。还有,伊兰语来源的如“师子(狮子)、苜蓿、琵琶等有几个[3]。这些词不仅仅在《石头记》、《儿女英雄传》中能看到,还在《金瓶梅词话》、《醒世姻缘传》等清代初期以前的文献中能看到[4]。

下面,除了明确是蒙古语来源的词以外,大都是赵杰 1996 的第<3>类型词语。很可能与蒙古语、满语等北方各游牧民族有关的词,这些复音节词的特点,轻声词较多,按拼音字母次序,如下:

背脰拉子(背哈喇子;僻格刺子) bèigēlǎzi

[释义]:偏僻的角落。

齐如山 1991:27 “背脰”,字书无此二字。义为凡背静之处或向隅之处。赵杰 1996:196 说,“背脰拉子”是第<3>类型词语。《汉方大》:“背脰拉子”分布为冀鲁官话。

1)這裏就好,背脰拉子待親家的。(《醒》59.5b.7)

《汉方大》:“背脰拉子”分布为东北、中原官话[5]。“背脰拉子”分布为北京官话。谐音词,如下:

2)我在這背哈喇子,誰曉得。(《金瓶》21.4a.7)

3)到明日房子也替你尋得一所,強如在這僻格刺子里。(《金瓶》37.7a.11)

4)你們連個大廳也不開,把人家讓到那背脰拉子裡去。(《兒女》15.5b.5)

《金瓶》中有“背脰拉子”的谐音词“貉刺兒”,义为“角落;背脰拉子”。

5)那個沒個娘老子,就是石頭貉刺兒裏迸出來,也有個窩巢兒。(《金瓶》25.4b.11)

跛羅蓋子 bōluogàizi

[释义]:膝盖。

齐如山 1991:62 “科膝盖”,又名“钹棱盖”,义为膝。“钹棱盖”与“跛罗盖子”是谐音词。赵杰 1996:196 说,“钹棱盖”是第<3>类型词语。《汉方大》:“跛羅蓋子”分布为冀鲁官话。“跛羅蓋”分布为胶辽官话。

6)隔着層夏布褲子,墊的跛羅蓋子慌。我起來說罷。(《醒》10.6a.1)

雌搭(雌答) cīda(又)cīda

释义:申斥;斥责。

齐如山 1991:146 “疵搭”,义为有教训、责难两种意义。“疵搭”与“雌搭”是谐音词。赵

杰 1996:200 说,“疵搭”是第<3>类型词语。《<<汉方大>>:“雌答;雌搭”分布为冀鲁官话。“毗打”分布为北京、冀鲁、胶辽官话。“毗塔”分布为东北、北京官话。“毗啣”分布为东北、北京、冀鲁官话。

7) 雌搭了一頓,不嶽不採的來了。(《<<醒>>74.2a.8)

谐音词,如下:

8) 誰家一個沒折至的新媳婦就開口罵人,雌答女婿。(《<<醒>>44.14a.8)

刺撓(刺惱) cìnao

[释义]:痒。引申义为难受;不舒服。

齐如山 1991:196 “刺撓”,义为痒也。人痒曰“刺撓得慌”。赵杰 1996:201 说,这是第<3>类型词语。《<<汉方大>>:“刺撓”分布为冀鲁、江淮官话。

9) 俺婆婆央他,教他續上我罷,他刺撓的不知怎麼樣,甚麼是肯。(《<<醒>>49.10b.2)

谐音词,如下:

10) 拿這件事來壓住他,休了他,好離門離戶,省得珍哥刺惱。(《<<醒>>9.1b.1)

達(達達) dá

[释义]:爹;爹爹;父亲。

白维国 2005:70 说,“达达”同“达”。泛蒙古地区的民族别称鞑鞑,“鞑鞑”跟“达达”谐音[6]。白维国 2011:200 说,“达达”即鞑鞑。古时汉族对北方各游牧民族的统称[7]。史有为 2000:53 说,“达达”是满语来源的词,义为头,皇族子女对祖父辈太监的尊称。原词为 da。《<<汉方大>>:“达”分布为北京、冀鲁、胶辽、中原、兰银官话、晋语、徽语。“达达”分布为中原、兰银、江淮、西南官话、晋语。

11) 你達替俺那奴才餵腩。(《<<醒>>48.8a.2)

12) 你不知你達心裡,好的是這樁兒。(《<<金瓶>>52.1b.9)

13) 好心肝,你叫着達達,不妨事。(《<<金瓶>>52.2a.5)

大拉拉(大刺刺) dàlālā

[释义]:大模大样;满不在乎。

“大拉拉”与“大咧咧;大刺刺;大落落”是谐音词。齐如山 1991:232 “大咧咧”,义为遇事不详审,不计较。赵杰 1996:202 说,“大咧咧”是第<3>类型词语。《<<汉方大>>:“大拉拉”分布为冀鲁官话。“大刺刺”分布为官话、闽语。“大喇喇”分布为冀鲁官话、闽语。

14) 大晌午,甚麼和尚道士敢打這裡大拉拉的出去。(《<<醒>>8.12b.9)

谐音词,如下:

15) 新來乍到就恁少條失教的,大刺刺對着主子坐着。(《<<金瓶>>40.6 b.11)

16) 孔舉人娘子大落落待謝不謝的謝了一謝。(《<<醒>>11.2a.8)

歹 dǎi

[释义]:不好;坏。

初见于元曲。刘正埏、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 1984:73、史有为 2000:51 说,这是蒙古语来源的词。原词为 tai[8]。

17)雖也都有這個互心,只是不敢行這互事。(《醒》43.4b.6)

胲肢(隔肢) gēzhi

[释义]:在人身上抓挠,使发痒。

“隔扎”与“胲肢;隔肢”是谐音词。齐如山 1991:136 “隔扎”。史有为 2000:54 说,“胲肢/隔肢”是满语来源的词,义为搔痒使人发笑。原词为 *gejihesembi*。《汉方大》:“胲肢”分布为东北、北京、冀鲁、中原、江淮官话。

18)狄希陳胲肢他的字頁子拉他的胳膊。(《醒》75.9a.1)

19)晴雯和麝月兩個人按住溫都里那胲肢呢。(《石頭》70.1b.9)

20)姐姐再不起來,我上去膈肢去了。(《兒女》27.16b.7)

名詞:义为“腋下”。下面,都是谐音词。

21)夾再月合肢窩裏,仍舊鎖上大門,脚下滕(=騰)空,不知去向。(《醒》82.8b.8)

22)便伸向黛玉胲肢窩內兩脅下亂撓。(《石頭》19.14b.6)

23)原來姑娘天不怕地不怕,單怕膈肢他的膈肢窩。(《兒女》27.16b.8)

估搗(鼓搗) gūdao

[释义]:摆弄;拨弄;弄;搞。

“鼓搗”与“估搗”是谐音词。齐如山 1991:147 “鼓搗”,或作“鼓打”,义为收拾、夺弄。又举例句与《石头记》的例 25)相同。赵杰 1996:200 说,“鼓搗”是第<3>类型词语。《汉方大》:“鼓搗”分布为东北、北京、冀鲁、胶辽官话、晋语。

24)不想他在房裏合那囚婦估搗,小珍哥走出門外與禁子遞了局。(《醒》43.6a.4)

谐音词“鼓搗”的例句:

25)成精鼓搗,來聽甚麼經。(《金瓶》39.17a.11)

26)一罈酒我們都鼓搗光了,一個個的把臊都丟了。(《石頭》63.10a.10)

27)上前就去割那繩子,顫兒哆嗦的鼓搗了半日。(《兒女》31.20a.2)

衚衕(胡同) hútong

[释义]:巷。

刘正琰、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 1984:141、方龄贵 2001:472、史有为 2000:50 说,“衚衕”是蒙古语来源的词。义为巷。原词为 *gudum*。[9]“胡同”在现代汉语中分布为北方,如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等各省,“巷;巷子”分布为其他的地方,这两个词分布得比较明显[10]。

28)駱校尉轉了條衚衕,恰好馬嫂兒騎着个驢子過來。(《醒》55.4a.10)

虎辣八(忽刺八;忽喇巴) hǔlàbā

[释义]:忽然;突然。

“虎辣八”与“忽刺八”是谐音词。白维国 2005:164 把“忽刺八”词认为“蒙古语译词”[11]。《汉方大》:“忽拉”分布为东北、中原官话。“忽刺”分布为冀鲁官话。“虎拉巴儿”分布为北京官话。“忽拉扒”分布为东北官话。

29)他虎辣八的,從前日只待吃燒酒合白雞蛋哩。(《醒》45.9a.1)

谐音词,如下:

30)今日忽刺八,又冷鍋中荳兒爆。(《金瓶》68.19b.4)

31)忽喇巴的反打發個房里人來了。(《石頭》16.5b.3)

豁鄧 huōdeng

[释义]:搅和;搅扰。

齐如山 1991:152 “豁騰”,义为物被压紧,没法使之松活者。赵杰 1996:200 说,“豁騰”是第<3>类型词语。齐如山的“豁騰”与《醒》中“豁鄧”是谐音词。《汉方大》:“豁邓”分布为冀鲁官话。

32)我要不豁鄧的你七零八落的,我也不是龍家的丫頭。(《醒》48.11b.4)

攪裏(攪過;澆裏) jiǎoguo

[释义]:开支;花费。

“澆裏”与“攪裏;攪過”是谐音词。齐如山 1991:134 “澆裏”,原字未详,“澆裏”,义为费用。或有疏作“嚼谷”者,云“每日须嚼谷来也”。赵杰 1996:199 说是第<3>类型词语。《汉方大》:“攪裏”分布为冀鲁官话。“澆裏”分布为北京、冀鲁官话、闽语。

33)叫我找入十兩銀子,一切攪裏都使不盡。(《醒》68.8b.1)

谐音词的例子。

34)姑娘們也便宜,我家里又有些攪過。(《石頭》59.7b.1)

35)不過親家你們這大戶人家沒這麼作慣,再說也澆裏不料這些東西。

(《兒女》33.3a.2)

硃磳(割磳;硃磳;硃磳) kēchen

[释义]:丟臉;羞辱。

“克磳”與“硃磳”是谐音词。齐如山 1991:139 “硃磳”,原字未详。齐如山 1991:200 “克磳”,义为被人给以难堪。克,读平声,义为脏、不好看。赵杰 1996:199 说,这是第<3>类型词语。又,赵杰 1996:201 说,“克磳”是第<3>类型词语。《汉方大》:“硃磳”分布为东北、北京、冀鲁、胶辽官话。

36)揚揚得意,越發罵的十分利害,百分硃磳。(《醒》89.10a.4)

37)叫的好妹妹,親妹妹,燕語鶯聲,聽着也甚嫌硃磳。(《醒》95.9a.4)

38)趁着我家有事,要在眾人面前硃磳我一場。(《兒女》15.21b.2)

下面,谐音词的例子。

39)俺小姑娘,你待怎麼,只是要他。叫他說的割磳殺我了。(《醒》84.5a.5)

40)把他當個孤老,甚麼行貨子,可不硃磳殺我罷了。(《金瓶》32.5b.3)

41)麻着七八個臉彈子,密縫兩個眼,可不硃磳殺我罷了。(《金瓶》68.14a.5)

磕打 kēda

[释义]:碰。引申为折磨;苛待。

齐如山 1991:146 “磕搭”,义为讥讽、讥讪。“磕搭”与《醒》中“磕打”是谐音词。赵杰 1996:200 说,“磕搭”是第<3>类型词语。《汉方大》:“磕打”分布为东北、冀鲁官话。

42)畢竟有了年紀的人,不禁磕打,幾場氣,病勢入了腠理,不過挨日子而已。

(《醒》>>76.5a.2)

邋遢(儻得[lāte]) lāta(又)lātā

[释义]:不整洁;不利落;肮脏;不整齐。

“邋遢”与“儻得;肋臑[lāde];勒得”是谐音词。齐如山 1991:122、176“邋遢”。齐如山 1991:178“勒得”。史有为 2000:54说,“肋臑”是满语来源的词,在北京话中扎下了根,义为衣着不整洁不利落。原词为 lete。《汉方大》“邋^查遢”分布为北京、冀鲁官话。“邋得”分布为吴语。“邋搭”(=“邋遢”)分布为吴语。刘正琰、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 1984 没收录“邋遢(肋臑)”。

“邋遢”在《石头记》、《儿女》里面没能找到。

43)把那邋遢貨薦盡了,也薦不到你跟前。(《醒》>>94.1b.1)

44)怪賊。邋遢。你說不是,我且踢個响屁股兒着。(《金瓶》>>86.6b.9)

以亚东图书馆排印本为底本的黄肃秋校注本,把下面的“儻得”写作为“邋遢”。谐音词的例子。

45)若只論他皮相,必然是儻得歪人。(《醒》>>27.5b.6)

魔駝(磨它子) mótuó

[释义]:拖延;动作迟缓;磨蹭。

史有为 2000:54说,“磨驼子”是满语来源的词,在北京话中扎下了根,义为磨蹭、拖沓。原词为 modo。“磨驼子”与《儿女》中的“磨它子”是谐音词。《汉方大》:“魔驼”分布为冀鲁官话。“磨驼”分布为冀鲁官话。“磨拖”分布为晋语。“磨驼子”分布为北京官话。

46)你們休只管魔駝。(《醒》>>19.6a.9)

47)等我合他們磨它子,磨道那兒是那兒。(《儿女》>>27.12b.6)

猓猓孫(猓猓) shēlīsūn

[释义]:蒙古语的食肉类哺乳动物,比猫大得多。也叫猓猓。

刘正琰、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 1984:310 和史有为 2000:51 说,这是蒙古语来源的词,一种长约 1 米的林中猫形动物。又作“猓猓、失利孙、失利、实鲁苏、宿列苏、沙鲁思”。原词为 silügüsü(n)/silegüsü(n)。

48)賈珍看着收拾完備供器,鞞着鞋,披着猓猓孫大裘。(《石頭》>>53.6a.3)

燥不搭的 zàobudāde

[释义]:羞惭。

齐如山 1991:280 说,“讪不搭的”,“讪”之义即羞臊。亦可说“羞不搭的”,“臊不搭的”。齐如山的“臊不搭的”与《醒》中“燥不搭的”是谐音词。赵杰 1996:202 说,“讪不搭的”是第<3>类型词语。《汉方大》:“燥不搭”分布为冀鲁官话。

49)自己也甚沒顏面,燥不搭的,大家都去了。(《醒》>>11.10a.10)

扎刮(扎括;札刮;札括;紮裏) zhāgua

[释义]:装饰;打扮。

“扎裹”与“扎刮;札刮;扎括;札括”是谐音词。齐如山 1991:138 “扎裹”,义为修饰、打扮。赵杰 1996:199 说,“扎裹”是第<3>类型词语。《<<汉方大>>:“扎刮”分布为冀鲁官话、晋语。“扎括”分布为冀鲁官话。

50)狄員外又與他扎刮,到故衣舖內與他買了一付沒大舊的布鋪陳。(《<<醒>>55.12b.5) 谐音词,如下:

51)次早把這兩件奇物叫虎哥拿着,童奶奶札刮齊整,雇了個驢。(《<<醒>>71.7a.2)

52)有衣裳儘着教他扎括,我一噴也不噴。(《<<醒>>2.4a.5)

53)札括兩輛騾車,裝載珍哥、高四嫂並那些婦女。(《<<醒>>12.8b.4)

54)我放着我的女孩兒不會紮裹。(《<<兒女>>24.5a.7)

坐窩子 zuòwōzi

[释义]:由最初到現在。

齐如山 1991:215 “坐窝儿”,义为根本,由最初到现在。赵杰 1996:201 说,“坐窝儿”是第<3>类型词语。《<<汉方大>>:“坐窝子”分布为冀鲁官话。

55)你也躲閃躲閃兒,就叫人坐窩子稜這們一頓。(《<<醒>>97.2b.8)

很可能为北方少数民族语言来源词,现在已经都汉化了。

3. 历史汉语(官话)的语言接触

下面,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汉语内部的语言变化与演变。汉语内部随“语言接触”而不断发生变化。汉语书面语和口语方言的“语言接触”,产生了白话作品,如在明清时代做为《<<水浒传传>>、《<<金瓶梅词话>>、《<<醒世姻缘传>>、《<<石头记>>等。南方的作品为《<<拍案惊奇>>、《<<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这些白话作品都是语言接触的结晶。

[图 1]语言接触的接过,产生了白话作品的关系:

汉语的文言·书面语→(不断地)语言接触·互相影响←口语、方言、外语(包括少数民族语言等)

↓ 汉语口语化 ↓ 融合 ↓ 影响 ↓ 汉语口语化

产生的白话作品:《<<水浒传>>、《<<金瓶梅词话>>、《<<醒世姻缘传>>、《<<石头记>>等

到了宋代,由于汉语不断语言接触书面语各种资料(文言、半文半白等来写的)出来了。这时候的汉语变化,原因是语言接触(汉语书面语和口语、方言、外语(包括少数民族语言等)产生了各种白话作品),汉语书面语吸收语言接触的过程中,当然出现了记音词现象。我认为记音词是有的。不过,有些人说在中国汉语(汉字)中没有记音词,他还说原则上不能认定“有声无字”的称呼本身。他的主张是个错误的,因为对下面的语言现象怎么说明?到了现在,虽然没有文字,但经常用于口语,如[p'ia⁵⁵□],意为“好,标致,时髦”:这件皮大衣穿着真□!又如[mia⁵⁵□],意为“提不起精神来,萎靡不振,瘫软”:全身发□。[la³⁵□],“意为把两条腿分开”:□开腿[12]。

关于近代汉语词汇部分的研究,从语言接触的视角,我们试图用以下六种分析整理的方法进行研究:

- 1) 出自文言的词(如着[zhuó]<=穿>、书<=信>、食<=吃>、寝<=睡>等)
- 2) 出自有声无字的词(如坐<=扣>、作<=算计多少钱>等)
- 3) 有词尾的词(轻声词,如拿掇、拾掇等)
- 4) 地理分布比较清楚的词(如脸和面, 知道和晓得,大夫和郎中等)
- 5) 重叠词(如爹爹、达达等)
- 6) 逆序词(如闹热<=热闹>等)[13]。

4. [余论 1]汉语语言接触

汉语语言接触的思路中有 5 种概念,如下:

(1) 汉语(现代普通话)和港澳地区外语的语言接触

这是如香港、澳门等地区展开的所谓汉语和英语;汉语和葡萄牙语等欧洲语言,互相影响为比较有特征的汉语。(其实,现在的香港、澳门地区有着 4 种语言正在接触,如英语<香港>、葡萄牙语<澳门>、汉语普通话、粤语。回归以后,汉语普通话的地位越来越大)[14]。

(2) 汉语(现代普通话)和少数民族的语言接触

这是如汉族和藏族;汉族和维吾尔族;汉族和蒙古族;汉族和满族等,汉族语言和少数民族的语言接触。由于汉族和不会说汉语、不懂汉语的少数民族之间的语言接触,产生了比较有特征的汉语。

(3) 汉语(现代普通话)和方言口语的语言接触

这是汉语内部的共时语言变化。势力较强的方言,如粤语、闽语、吴语、客语、赣语等,还有,每个省都有较小的方言土话口语,与汉语普通话接触之后互相影响,有着汉语内部的变化为比较有特征的汉语。

(4) 历史汉语(官话)的语言接触

由于“语言接触”,探讨历史汉语内部的语言变化,如近代汉语里有怎样的特点。主要是汉语书面语和口语方言的语言接触,产生了如何有特点的汉语。上面的从(1)至(3)大约主要作为属于现代汉语来分析,(4)却作为属于古汉语来分析。这里的方言口语来源,有的是少数民族的,有的是中国领土意外的外国语言。

(5) 汉语影响外语

历史悠久的汉语从早期就影响到周围的国家,如日本、韩国·朝鲜、越南等等。到了现在,还用汉字的只有日本,但韩国·朝鲜、越南基本上已不用汉字,而用自己的语言了。

5. [余论 2]汉语影响外语

现在讲上面的(5)“汉语影响外语”。特别是汉语影响外语,以日语为例。日语接触汉语之后,日语产生了文字。到了现代,我们日本人不把汉字看外语,汉字已经成为自己的语言了。因此,往往发生下面的情况。我在大学给日本的学生们上汉语课。有一天授完课,有个学生走过来跟我说,“老师,日中两国都使用汉字,所以我才选择了汉语啊,怎知道学起来竟这么难!譬如,

日语的“服を着る”的“着る”，译成汉语时为什么就不能用“着”[zhuó]，而要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穿”，这是为什么呢？”以上是我的学生问我的一个问题。那么大家该怎么回答呢？

日本国内目前所使用的汉字·汉语一般都是中国的古代汉语。以“遣隋使”“遣唐使”时代为代表，大量的先进文化从中国传到日本时，主要都是用文言文写的书籍，如十三经等著作。当时的唐朝势力比现在的美国还大，是极为先进的一个国家。王勇 2003 说过：“西至罗马，东至日本(奈良)，有丝绸之路。奈良则是丝绸之路的东方终点站。其实，东至日本(奈良)却是一条书籍之路。西至罗马才是真正的丝绸之路，也就是说生意之路[15]。”这位中国人士说得非常对。日本人自古以来都比较好学，比较善于吸取知识。当时的日本人就是这样拼命地吸收着中国古代书籍中的各种营养，如来自中国的先进的哲学、语言文字等文化，这可以说是当时的一种时尚。另一方面，日本人在大力吸取中国先进文化的这一过程中，无疑对日本快速创建自己在文学、语言等领域的独特文化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譬如，日本人在中国汉字的基础上发明创造出来的假名文字之所以比朝鲜创造朝鲜文早大约五百年就是这个原因。当时在文学创造方面，还出现了紫式部所创作的世界最古老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那比起中国的长篇小说，大约要早五百年。

让我们再回到刚才提到的问题。当时，传到日本的中国古代书籍中，代表“穿”意思的词用的是“着”[zhuó]这个动词。所以，当时的日语就有了“服を着る”这个说法。自汉字传到日本后，日本人便刻苦钻研汉字，学习汉字。他们的课本都是《千字文》、《论语》等十三经以及《史记》、《战国策》、《孙子》等等。一直学到 21 世纪的今天也是如此。现在的日本年轻人，在他们的初中时代，通过国语教科书开始接触一些古代汉语(而不是现代汉语)，这样一点点地一直学到高中毕业。在课程设置上，这部分古代汉语只属于“国语中古文的一部分”而已(也是日本汉文训读式的一种独特的读法)。

如此一来，日本人便把从中国传来的汉字一代一代地渐渐扎下了根。因此，究其根源，日本国内一直使用着的汉字都是中国的古代汉语，其意义、读音基本上都是保留着十三经等古代书籍中的意义、读音。其中的多义汉字词所包含的种种词义也是原原本本来自中国古代书籍的内容。可以说，中国古代汉语传到日本后，便像化石一般，没有任何发展、没有任何演变，一直原原本本地保留和继承了下来。这样一来，现代日本人平时所说的、所写的、所读的、所听到的汉字·汉语，也即是中国古代的东西了。这样一来，我们便不难理解，日本学生为什么总把“服を着る”译成“着衣”而不是“穿衣”了。

非常有意思的是，日本人所使用的日语以及汉字词汇方面都是沿用中国古代汉语的，而在语法方面却是另辟蹊径，用的是自己的日语系统，即所谓的乌拉尔阿尔泰语族，亦即北欧亚州粘着语语言系统[16]。

那么，汉语的“穿”字，究竟是从何时开始替代了“着”呢？还有，此两者的语言转换到何时已告结束？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中国汉语是如何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进行演变的。

汉语的历史，大概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以及在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绵延了大概一千年的近代汉语。我个人认为，古代汉语的划分应该是从先秦到唐代，近代汉语是从宋代(西元 960 年)至五四运动(1919 年)前后，而现代汉语则是在五四运动以后。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在近代汉语时期，旧白话语言在史料中大量出现，如宋代的杂剧、话本、元代的元曲、明清代的白话小说等等。面对如此辉煌的、庞大的文化历史遗产，我们只能袖手旁观吗？我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目前研究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学者非常多，相反，研究近代汉语的人却极少。因此，近代汉语的研究可以说是汉语研究成果中的一块空白。历来少有学者触及近代汉语的研究，这一点是值得深思的。语言文字是从古代汉语、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这样一直相关相连发展到今天的，研究当然也是不能断代的。

前面提到的“穿衣衫”，日本学生译成“着衣衫”，这究竟是对还是错呢？面对一个刚开始学汉语的外国人，如果他写“着衣衫”时，我们往往会马上帮其修改为“穿衣衫”。因为现代普通话的规范用法就是用“穿”而不用“着”的。但是，只要我们用心观察一下，就不难发现，在现代中国方言里面，像“着衣服”、“着衣衫”的说法仍在日常生活当中被保留了下来，并且被广泛地使用着。如中国南方的方言粤语、客家语、赣语等，这些地区的口语多用“着”。

下面是“着”和“穿”用法的对照表[表 1]。

<“着”和“穿”的用法> [表 1]

古代汉语	近代汉语	现代汉语
着衣	着衣衫(书面语)	穿衣衫(普通话)
	穿衣衫(口语)	着衣衫(方言)
日语:	着衣	
南方方言	如粤语: 着衣;着衣衫	

从语言发展史来看，我们认为其中必定经历过一个从“着”字演变为“穿”字的过程。那么，“着”和“穿”之间，它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演变、又是从什么时候结束这种演变的呢？这可以通过阅读近代汉语的资料，尤其是明朝以后大量出现的一些旧白话文学作品中，北方方言如《金瓶梅词话》、《醒世姻缘传》、《石头记》、《儿女英雄传》(以上分别简称为《金瓶》、《醒》、《石头》、《儿女》)等便可知， “着”字和“穿”字在明朝时代，其用法就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主要表现在白话小说作品中，口语(会话文)和书面语(非会话文)的不同，尤其是“着”字，它只用于书面语(非会话文)上。以此为例，我们不妨就某些单音节词进行实证探讨。

[鸣谢]

本文有关蒙古语的地方，贾晞儒教授(青海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给予了我宝贵的意见，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注]

[1] 小稿本来是博士学位论文植田 2007[《醒世姻缘传》方言词汇研究]的第 2 章单音节词。

[2] 赵杰 1996,《满族话与北京话》,辽宁民族出版社,下同。

[3] 王力 1993:134-147 中举的,鸦片战争以前汉语的借词和译词:汉语受到过蒙古语和满语的影响为站、胡同。来自匈奴、西域的借词和译词为琵琶、酥、酪、葡萄、苜蓿、安石榴。师子(后来写作狮子)、璎珞等。来自佛

教的借词和译词为禅、圆寂、伽蓝、刹、比丘、沙弥、优婆塞、般若、袈裟、佛、塔、菩萨、罗汉、和尚、僧、尼、阎罗、地狱、世界、现在、过去、未来、因果、因缘、缘分、结果、庄严、忏悔、圆满、慈悲、刹那、钵等。汉语受到过蒙古语和满语的影响中，王力言及到的词太少了。

张清常 1978:196-198 中举的源自蒙语借词,如下:歹、站、褡裢、蘑菇、哈巴(狗)、喳;咋;板等。

史有为 2000:34-57 中举的,上古汉语(先秦两汉时期)外来词为麒麟、狮子、苜蓿、琵琶等。中古汉语(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外来词为和尚、僧、比丘、比丘尼、头陀、禅等。近古汉语(宋元明清时期)外来词中,蒙古语来源的外来词为喇嘛、胡同、扫花/撒花、歹、猞猁等。满语来源的外来语为达达、胳膊、磨驼子、肋臑等等。史有为举的词(汉语受到过蒙古语和满语的影响的词)比王力多些,却还不够。史有为没超越张清常 1978:196-198 的范围。

齐如山《北京土话》一书中很少言及到蒙古语的指出。齐如山 1991:146,明确指出“套搭:说完又说,言语犯重者,曰「套搭」,亦作「驼搭」。或云此来自蒙古语,未知果否。”齐如山 1991:184 的“乍施,小孩身体健壮,好欢笑,曰「乍施」。读阴平声。按《日下旧闻考》释语总目载:札实,唐古特语,吉祥也云云,则此语或即来源于此,因此语只在北京流行也。”齐如山书中只有一个指出“唐古特语”,唐古特族是西藏系少数民族的语言。

赵杰 1996 中举的,来自满语的借词和译词最多。他认为现在这些词已成为高级满式汉语(京腔)。看到他的书之后,虽然笔者很受启发,可是他只提及到《红楼梦》、《儿女英雄传》,而没说及《醒世姻缘传》等清代以前的文献,其实《醒世姻缘传》中有较多的蒙古语(和赵杰 1996 里举的《满语》)等外来词。赵杰 1996 以清代中期满语作为来源,那么,清代初期以前的文献里出现的词语(像虎辣八),如何解释?

周一民 2002:92-98 说得对,赵杰 1996 举的词语中多数词在清代以前的汉语文献中就有了。笔者认为应该把其满语借词说改为蒙古语等借词说,因为满语和蒙古语等是个同一语系。

陈刚 1985 的凡例中说明“词源”,如果词源是借词,用特用符号<回>(回民用语,其中有的是汉语,有的是其他民族语)、<旗>(早年旗人用语、其中有的是汉语,有的是满语)或者“<”后面加“[]”表示借自哪个语言。这样,陈刚 1985 书中则可以知道词源。

方龄贵 2001《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介绍了元明清戏曲中的蒙古语达 240 个词,如阿哈、卯兀等(但我们在白话小说里找到的只有 6 个或者 7 个词)。

[4] 把文献资料《石头记》、《儿女英雄传》、《金瓶梅词话》、《醒世姻缘传》简称为《石头》、《儿女》、《金瓶》、《醒》,下同。使用的都是影印本。

[5] 许宝华、宫田一郎,《汉语方言大词典》,中华书局,1999 年。略称《汉方大》,下同。

[6] 白维国 2005,《金瓶梅词典》,北京:线装书局,下同。

[6] 白维国 2011,《白话小说语言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下同。

[7] 刘正琰、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 1984《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 年。史有为 2000,《汉语外来词》,北京:商务印书馆,下同。照那斯图 2005,言及与蒙古语有关的“歹”。

[8] 方龄贵,《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年。另外,任继昉、向和平 2004:80-88《词语源流考》言及到胡同不是外来词,而是地地道道的汉语固有词。

[9] 陈章太、李行健 1996,《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北京:语文出版社。

[10] 白维国 2005,《金瓶梅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刘正琰、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 1984 没收录“虎辣八(忽刺八)”,可能是遗漏的。贾晞儒教授指出:“忽拉巴”可能是蒙古语的“hilab hulab”这个词的汉语音译

的缩略。

[11] □ 记号表示到了现代也有声无字。词汇和用例都从李申 1985:133、141、164 拿来的。

[12] 植田均 2009:1-50。分为 7 种词汇分析方法,如“同形异义词、地理分布比较清楚的词、出自外来语词、轻声词、出自文言词、重叠词、逆序词”。

[13] 丁思志 2013, 会代表丁思志(香港大学)在会上宣读论文<香港----语言接触的实验室>。

[14] 王勇 2003:80-87。

[15] 另外,目前日本国内使用的汉字中,仍然沿用古代汉语的读音。如“菊”和“兰(蘭)”。“菊”读作“キク[kiku]”,那是中国古代的入声读音,而在现代普通话中,这种入声读音已经消失,演变成为现在的[jú];“兰(蘭)”读作“ラン[ran]”,其读音与古代汉语的发音没有多大的变化。因此,日语中至今仍然保留着[-p][-t][-k]等的入声读音,如[-p]:蝶,[-t]:出、日,[-k]:白、读、服等,也就是说,我们日本人基本上都知道哪一个字是读入声的字。日语的语音则是遣隋使、遣唐使时代的语音,故此,入声读音虽然在现代普通话里面已经消灭了,但在日语和中国南方方言里(如粤语)还留下入声读音的痕迹,如下面的表格。 <入声读音的一览表> [表 3]

例字	七世纪的语音	现代汉语的语音	粤语的语音	日语
利	li	lì	lie	リ
厉	liek	lì	lik	レキ(入声音尾-k)
栗	lit	lì	lot	リツ(入声音尾-t)
立	lip	lì	lap	リフ(入声音尾-p)
河	ha	hé	ho	カ
濶	hok	hé	kok	コ、カク(入声音尾-k)
曷	hot	hé	hot	カツ(入声音尾-t)
合	hop	hé	hap	ガフ(入声音尾-p)

<备注>:现代汉语拼音字母不能完全表示七世纪和粤语的语音。

[附录] 伊兰语等其他外来词来源的代表性词语,如下:

狮子: 刘正琰、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 1984:315 和史有为 2000:35 说,初作“师/师子”。原词可能为古波斯语 ser,或东伊兰语 sē/sī 等。同时期还有“狻猊/尊耳”,是狮子的另一名称,出处及原词未详。

苜蓿: 刘正琰、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 1984:249 和史有为 2000:35 说,又作“目宿/牧蓿/木粟”。大宛(伊兰)语原词可以构拟为 *buksuk/*buxsux/*buxsuk。

琵琶: 史有为 2000:35 说,本作“批把”,也作“枇杷/鞞婆”。原词可能为伊兰语 barbat,或古希腊语 barbiton 有关。(刘正琰、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 1984:198 没收录)。

喇嘛: 刘正琰、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 1984:198 说,是藏语。意为“上师”。喇嘛教对僧侣尊称。又作“刺麻”。史有为 2000:50 说,藏传教(密宗)的和尚。原词 lama。这是蒙古语来源的词。

[主要参考文献]

西周生,《醒世姻缘传》,「古本小说集成」所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影印版。略称《醒》。

笑笑生,《金瓶梅词话》(万历本),东京:大安影印本,1963 年影印版。略称《金瓶》。

- 曹雪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7年影印版。略称《石头》。
- 文康,《儿女英雄传》,「古本小说集成」所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版。略称《儿女》。
- 赵杰,《满族话与北京话》,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年。
- 齐如山,《北京土话》,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
- 陈刚,《北京方言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
- 周有光,《语文闲谈》(续编上、下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 王艾泉,《现代汉语词名探源词典》,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 王力,《汉语词汇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
- 史有为,《汉语外来词》,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 白维国,《金瓶梅词典》,北京:线装书局,2005年。
- 白维国,《白话小说语言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 陈章太、李行健 1996,《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北京:语文出版社。
- 鲍延毅,《金瓶梅语词溯源》,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年。
- 周一民,《现代北京话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 方龄贵,《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 高名凯、刘正琰,《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
- 刘正琰、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
- 顾之川,《明代汉语词汇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
- 张清常 1978,《漫谈汉语中的蒙语借词》,《中国语文》1978年第3期。
- 贾晞儒 1982,《元杂剧中的蒙古语词》,《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
- 贾晞儒 2010,《方言研究的跨学科思考》,未刊。
- 许宝华、宫田一郎,《汉语方言大词典》,中华书局,1999年。略称《汉方大》。
- 王勇,《中日之间的书籍之路——和刻本与华刻本》,《EUREKA---Poetry and Criticism》,2003.vol.35-7, p.p.80-87,东京:青土社,2003年4月。
- 丁思志,《香港——语言接触的实验室》,第1届语言接触国际学术研讨会,青海民族大学主办,2013.6.28-7.2。
- 王力,《中国语文讲话》,北京:开明书店,1940年。
- 照那斯图 2005,《释《老乞大》中与蒙古语有关的几个词和短语》,单周尧、陆镜光主编《语言文字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12月。
- 任继昉、向和平 2004,《词语源流考》p.p.80-88,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
- 植田均 2007,《《醒世姻缘传》方言词汇研究》,博士学位取得论文,大阪市立大学,2007年9月。
- 植田均 2008,《纵和横的语言研究——《醒世姻缘传》方言词汇研究》,奈良产业大学《产业与经济》,第22卷第5号人文·自然·体育特辑号,p.p.1-8,奈良产业大学经济经营学会 2008年3月。
- 植田均 2009,《《醒世姻缘传》方言词汇研究——词汇整理的一个方法》,《中国学志》复号,p.p.1-50,大阪市立大学中国学会 2009年12月。

Language Contact Brings Interchangeable Words in Pre-Modern Chinese.